

前言

在佛罗伦萨断臂维纳斯像前，童话大师安徒生伫立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里，多少神奇迷幻的思想火花在他魂灵里闪烁？多少
煦丽柔美的情感波澜在他心灵上滚动？

有北欧海水中美人鱼的微笑？

有乡间池塘里丑小鸭的翱翔……

人类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艺术创造，世界画廊中鬼斧神工的美术
作品，每每让我在美的光环中惊叹，在惊叹中迷失，在迷失中狂想。

《思想者》的无声呐喊；

《自由引导人民》的慷慨悲歌；

《荒野黄昏》的血红燃烧；

《梦幻月色》的艳美柔情；

……

我整个身心，在光与色、动与静、美与丑的交错中起伏翻滚：
时而，轻盈地升华，时而，沉甸甸地堕落。

无论升华还是堕落，都挣不脱足下千里冰封；五光十色的艺术
境界，总抹不去身外的万般无奈。

于是，写下这些灰暗的文字。

谭松 1999 年

目 录

1	前言
2	思索的力量与痛苦
3	自由引导人民
3	面对《不相称的婚姻》
4	照耀死亡的阳光
5	抚慰灵魂的钟声
6	深于《哀悼基督》的悲哀
7	梦幻月色
8	《天怒》
9	人性的呼声
10	荒漠中的基督
11	悲绝的呼唤
12	欺骗和暴力
13	皮格马力昂的女郎
14	荒野的黄昏
15	一个古老的话题
16	岂止“柔若无骨”
17	绝望的红手巾

深于《哀悼基督》的悲哀

《哀悼基督》是米开朗基罗的开山杰作，二十多岁的艺术家在三年的创作中以激情、愤怒和悲哀雕塑了这件传世佳品。

十五世纪末，萨伏那罗拉，一个“代替基督来清除世上污秽”的修士，奔走呼号，一边揭露罗马教廷的腐败，主张宗教改革，一边为人民“鼓与呼”。罗马教廷逮捕了萨伏那罗拉，并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

这位为拯救人类命运而在烈火中永生的圣者，使少年的米开朗基罗心灵大受震撼。

哀悼基督本系圣经故事，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母马利亚抱着死去的儿子号啕痛哭。

米开朗基罗借此经典在雕像上寄托自己对那位伟大改革者的哀思，被专制与暴力所虐杀的殉道者萨伏那罗拉正是他心中的耶稣，抱着尸体



无限悲伤的年轻美丽的圣母则象征着意大利祖国。

在黑暗专制走到极至而面临转型时，总有几个人类最优秀的先驱奋身而起，在血光刀丛中辗转呼喊。当然，这种呼喊，往往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剧告终。不过，萨伏那罗拉是幸运的，他神圣献身的热血震撼了无数有良知的心灵（也包括米开朗基罗这种伟大艺术家的心灵）。“意大利母亲”对她优秀儿子的深深哀悼使这一惨烈悲剧得以升华。米开朗基罗的良心、悲痛和哀悼通过他的艺术创造展示于世，让不幸的生命、难言的悲哀凝固成一种感召后世的永恒。

注视《哀悼基督》的雕像，我赞叹苦难催生的艺术；想到米氏1000多个日夜的艰辛，我敬慕人类良知的壮美。

悲剧，若能唤起一种震撼、留下一缕永恒，便不会跌落到绝望的深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若能得到“哀悼基督”的悲哀，便会拥有一种永生的欣慰。

真正的悲哀是无法“哀悼基督”的悲哀，面对被虐杀的生命，不准良心发出半点声音。真正的悲剧是火刑柱的火光穿不透一丝凝重的黑暗，先驱者啼血的长鸣在冷漠的荒原中没有任何回响。真正的绝望是密密麻麻人群中那密密麻麻的麻木，透彻心灵的寒凉则是掷向殉道者的石块和沾裹着志士鲜血的馒头。

苦难累累的大地，生长不出《哀悼基督》的雕像；时光流逝的废墟里，看不见殉难者淡淡的血痕。在尸体加尸体的落幕中、在刑火一次又一次的燃烧里，没有人举起尖利的鐮子和沉重的铁锤，在冰冷的花岗石上雕刻出悲愤的永恒。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一种深于《哀悼基督》的悲哀。

梦幻月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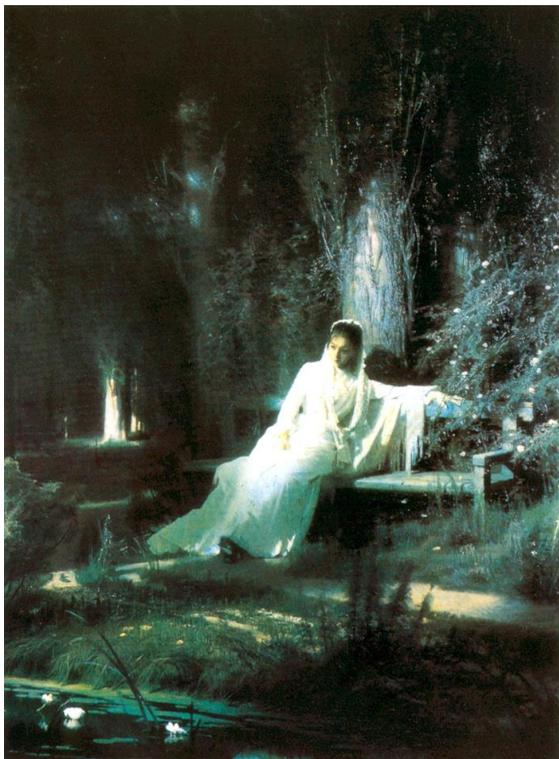
《月色》，是俄国现实主义绘画奠基人克拉姆斯柯依（1837—1887）的代表作之一。

恬静的夏夜，迷蒙的月光从树丛中洒落，蔷薇花幽幽送来沁人心脾的暗香。水池中飘浮着洁白的睡莲和墨绿色的苇叶，参天的菩提树渲染出夜的幽深和神话般的迷幻。从哪儿走来，你，美丽的姑娘，一披雪白的衣裙，在这皎洁的月光里，含着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回忆。

你是否还感到孤独，姑娘，纵然这夏夜月色恍若仙境。

我贪婪地注视着你身边空出的座椅，挣扎的魂灵呻吟着穿越时空，殷殷飞到你的身旁。

你会用伸出



的左臂拥抱我吗？这是一颗在茫茫人海中孤独流浪的魂灵，这是一颗在追金逐银的火热中冷得发抖的魂灵，这是一颗在谎言和暴力的绞索下吐出惨白舌头的魂灵，这是一颗在堕落的王国里呼求拯救的魂灵。

拥抱我吧，或者让我拥抱。我用你听不懂的语言诉说另一个国度里的喧嚣、绝望、苦难；你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表达另一个世界的寂寞、渴求、忧伤。或者，不需要语言，我用我颤抖的苍白的手指抚遍你全身每一寸土地；你用你火热的鲜红的嘴唇吻透我孤寒魂灵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冷艳的矜持，更没有功利的计算，孤独的忧伤和爱的焦渴驱逐了心中的恐惧。我轻轻掀开你雪白的衣裙，在月光照耀下的美妙波动里，我读到你女性的温柔和理解。夜风吹起来了，飘逸的发丝拂起我如痴如梦的向往，幽幽的花香和依依的月色清泉般淌过我落满尘埃的心灵。寂静里，听到俄罗斯原野上忧郁的手风琴声，那低沉深邃的旋律诉说着大地苍凉的美丽和人性悲壮的挣扎。一种与生俱来的感伤和难以言说的渴望如汹涌的洪水漫过千孔百疮的堤岸，我情不自禁跪倒在你的脚下，跪倒在这月色如水的梦幻中。

你垂下温情爱怜的目光，我在这目光里失声痛哭……

衣裙飘落，半浸于无言的水中，草地张开温润的怀抱，吐出异域夏夜的芬芳。你已与月色溶为一体，柔柔漫上我伤痕累累的胸膛，我则以荒漠里俯身清泉的激动，紧紧拥住你洁白无瑕的真实。灵肉交汇的焰火在霎那间闪耀出永恒，灼热而艳美的光辉照亮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和谐而神圣的回归……

姑娘，我永远走不进你圣洁宁静的月夜，久久的凝视只换来苍凉而迷蒙的泪水，苦苦的渴想只沉淀为独自品尝的心痛。身外的世界，继续堕落，无情的时光，依旧匆匆。无法更改的命运，昭示着前面那属于我的，一个没有日落的黄昏，一个没有月色的黑夜。

思索的力量与痛苦

法国十九至二十世纪雕塑大师罗丹的巨作——《思想者》——悬坐在《地狱之门》上苦苦思索。他双眉紧蹙，目光深沉，强有力的身躯痛苦地弯屈着。他左手托着下颚，嘴咬着自己的粗手，下腿肌腱紧紧收屈，痉挛般弯曲的脚趾抓入泥土。他凝视着身下的悲苦与挣扎，陷入紧张而深沉的思索。他身上的每一条肌肉都在诉说内心的激荡，反映着起伏澎湃的思潮。

《思想者》，你充满力量的痛苦的思索，震撼了多少渴望思索、害怕思索，不得不思索者的灵魂。

“我从哪儿来？我是什么？我走到哪儿去？”——这如宇宙一样古老，也如宇宙一样永恒的哲理苦思，让每一个思索的头脑困惑而苦恼。

阳光明媚的大地上，为什么充满了血腥的杀戮、惨烈的灾难、人为的不平？——从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到希拉山洞的穆罕默德，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但丁到“人应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的斯宾诺莎，人类的精英们殚精竭虑，痛苦的思索绷紧了每一块肌肉。



思索的痛苦是深重的。

为什么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只有一个孤独的地球承载着一群孤独的生命？为什么生而自由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高喊反叛魔鬼的“解放斗士”，建立起的是真正黑暗的专制王国？

最为痛苦的思索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不思索？为什么仅有的思索者又屡屡因思索而获罪，被打入“地狱之门”？

然而，思索的力量是巨大的。

它是人类从蒙昧、盲从、麻木、落后走向文明、独立、理性、先进的第一驱动力。它是冰封千里的萧杀王国里即将破土而出的一株希望的嫩绿！它是地下的烈火“在沉默中爆发”前无声的积聚与燥动！

一个民族，倘若没有千万个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痛苦的思索者，这个民族是走向“步调一致”的繁荣昌盛，还是走向万马齐喑的衰败死亡？

思索而又不解是一种绝望的痛苦，思索而又无奈是一种痛苦的绝望。然而，我宁愿在黑沉沉的屋子里被思索之光惊醒，也不愿在昏昏噩噩的沉睡中窒息。我宁愿世界充满了正视《地狱之门》的力量与痛苦，也不愿人间洋溢着“幸福天堂”的自欺与伪善。

天地，将在这种力量与痛苦的思索中变色、更新；人类，决不会在麻木与怯弱的昏睡中进步、发展。

当每一条肌肉都因思索的痛苦、痛苦的思索而绷紧突凸，那自以为万世伟大的暴虐之杖，便丧失了击倒一切的威力，那呼喊“统一思想”的独裁之声，便变得沙哑而苍白。

梅特耐克说：“在思索的瞬间，我们才真实地活着，沉思是生命中唯一敏锐的瞬间。”

伟大的《思想者》，你高坐在《地狱之门》上方，绷紧了全身每一块肌肉，痛苦地注视着身下的不幸与喧嚣。看见你思索的痛苦，我感到黑暗中有了希望的闪光，看见你思索的力量，我感到获得抗争的勇气。



荒野的黄昏

我的心骤然一阵震颤，当我目光撞上你大片的血红。天空，燃烧出惊心动魄的迷乱，大地，呈现出沉甸甸的凄美与静穆。

身外的声音消失了，在满天血红的威压下，隐隐感到惊惶与恐惧，感到自身的过错与罪恶，感到生命的渺小与无助。然而，也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净化升华了整个身心。

物质的灿烂在荒野黄昏的辉照中变得苍白惨淡，最厚重的历史、最透彻心灵的感动，愿本不是积淀在楼房重叠的喧嚣中。不要有人，

不要有人的声音，旷野里自有远古洪荒的悠长音韵，夕辉中分明闪耀着古战场的雄浑苍凉。

在钢筋水泥的挤压下，心，累得苍老而曲扭。到处都是“万物之灵”密密麻麻的繁衍，到处都是大小君王威然耸立的“杰作”。卑微的肉体在密密麻麻中艰难喘息，伟大的精神在威然耸立下跪着行走。虽然看见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自由魂灵，四下却觅不到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人生。

只有捧读你了，荒野的黄昏。已经无需任何语言，只要悄悄走进你的静穆，使徒般地跪倒，把灵魂和心都掏出来，双手捧起，伸向你燃烧的金黄。

在你令人迷醉的宁静里自由地吸一口气，在你原始荒寂的壮丽中作一次赎罪的清洗。不堪挤压和重负的心灵早已渴望杳无人迹的荒野，荒野中的夕阳。

荒野的黄昏是一种无声的燃烧，静默的焰光照映出人世的苍白和丑陋。古波斯帝王薛西斯曾狂鞭达达尼尔海峡的怒涛，以为他的力量超越自然；东罗马国君查士丁尼血溅地中海碧波，一时气吞欧亚非疆土；秦皇大帝金戈铁马横扫千军，料定他的霸业万代相传；风流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以为伟大英明……

受难的大地沉默不语，夕辉映照的废墟只印证唯有时空永恒。

壮士豪杰，纵然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到黄昏日暮，夜风冷起，便废蚀了宝剑，消匿了音喉……

黄昏的荒野有一种深沉的凝重，瘦削的树枝在天地间如悲绝的骷髅。凝目伸向西天的光裸枝臂，倏地想起耶稣受难的悲壮，想起他在夕阳西沉的黄昏中告别尘寰的悲哀和幸福。

“饶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在主那流淌的鲜血和那无边的博爱前惊惶不已，对罪恶的仇恨和自认为正义的力量在巨大的宽容王国里和一个更高的境界中丧失了立足之处。绝望中我试图找到一点支撑——“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

荒野的黄昏蕴含着宗教般的庄严与肃静，它让浮躁的心澄静下来，让目光从地面抬起，投向浩渺的苍穹。渺小而短暂的生命火光在悠远的时空长河里注定是一种孤独和茫然。我从哪儿来，又走到哪儿去，命运和生命与那冥冥苍天是否有一种神秘联系？我相信，黄昏里教堂的钟声在旷野回荡肯定是一种来自天国的抚慰，而大漠的孤烟在落日的苍茫中升腾又让我怆然而泣下？我渴望忘却这一份痛苦，我渴望享受这一份孤独，迷茫中我向你伸出双臂，乞求的，是赐予我一分心灵的安慰和超越。

荒野的黄昏，你无限宽广而温存的静穆消解了我淤积的愤怒和孤寂，然而你血红的燃烧又让我迷失于一种无可救药的惆怅和感伤。我不能解读你宁静中惊心动魄的燃烧，燃烧里万马齐喑的宁静，在你凄荒中含蕴的壮丽、壮丽中含蕴的凄荒里，我看到生命、死亡、时光、宇宙沉甸而丰厚的巨大内涵。

荒野的黄昏，你以你短暂的灿烂和永恒的光辉照耀一个天地间匆匆过客，你以你潮润的泥土和宽阔的胸膛让我感到母亲怀抱的慈爱温暖，在你无法抗拒的威力和诱惑里，我撕碎文明的衣物，裸露出整个灵肉，伏下身放声痛哭……

《荒野的黄昏》，油画，美国丘奇·弗雷德里克作。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写于2001年2月



自由引导人民

这是一部享誉全世界的名著——《自由引导人民》。

翻开自1789年以降的法国大革命史，便会发现，1830年是名垂史册的一年。这一年的7月，查理十世——波旁王朝的专制君主——发布敕命，取缔报纸、期刊的出版自由，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并且宣布解散议会。

已受过近百年启蒙之光照耀和法国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巴黎人民，绝不容忍专制君主剥夺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他们奋身而起，冒着枪林弹雨向专制王朝的王宫冲去。于是，法国历史画卷中留下了石破天惊的“七月革命”；于是，世界美术画廊中，留下了名传千秋之作——《自由引导人民》。

德拉克洛瓦，这位雄狮般的浪漫主义绘画大师，在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与硝烟中横空出世。七月革命爆发时，32岁的画家与巴黎人民一起冲上街头。他目睹了克拉腊·莱辛姑娘一马当先，在街垒上高举三色旗的英勇无畏；他目睹了少年阿莱尔为把这面旗帜插上桥头，不幸倒卧血泊的悲壮伟烈；他目睹了巴黎人民为自由为民主向专制王朝跃马横刀的慷慨悲歌。于是，他决心画一幅大画——

健壮、高大、丰满、优美的自由女神，脚踏瓦砾与热血，左手持枪，右手擎旗，一边转身号召民众冲向专制王朝，一边奋力让共和旗帜飘扬在硝烟弥漫的天空。她是巴黎莱辛姑娘的血肉之躯，还是人类对自由的神圣向往？她是作者浪漫的艺术情怀，还是战士沸腾的生命热血？看明白的，是自由在引导人民，人民在为自由而战。

女神身旁这位呐喊冲锋的少年，也许就是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阿莱尔，他的热血早已流尽，年轻的生命不复存在。可是，已经无需在专制大厦倒塌的废墟上用惨白的小花编成悼念的花环，千万个“阿莱尔”为自由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早已随着这幅世界名作，传遍了五洲四海，与山川永存。

从1789年通过著名《人权宣言》，到推翻专制王朝的七月革命，法兰西人民前仆后继，在自由女神引导下，用热血和生命，向专制王朝发起了一波又一波英勇而悲壮的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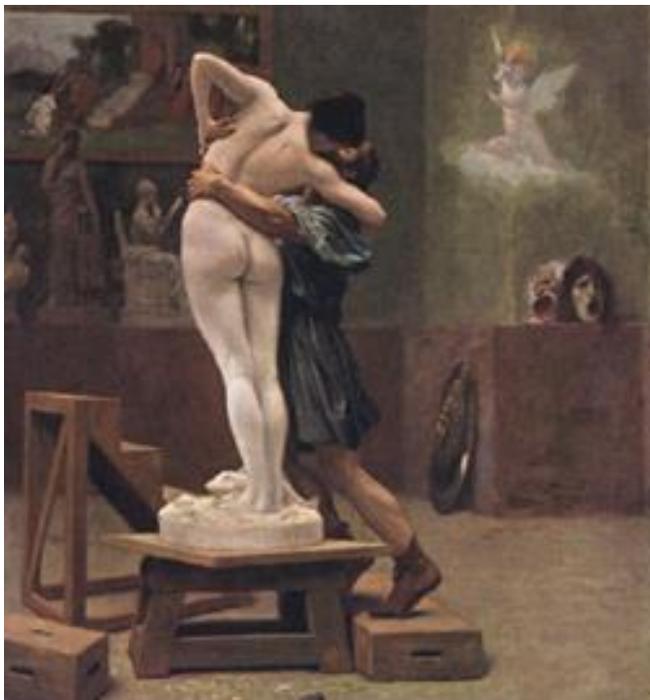
在自由女神热切的召唤里、在三色大旗呼啦啦的挥舞下、在包括姑娘和少年为自由而战的献身中，巴士底狱的铁门被砸烂了，专制王朝的大厦倾塌了，自由民主的光辉闪耀在法兰西共和国上空。

想必要在自由女神的引导下，而不是在改朝换代的争权夺位中，“新时代”的阳光，才会真正照耀在一个民族的头上。

皮格马力昂的女郎

此画是法国画家杰洛姆（1824—1904）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创作的一幅作品。

皮格马力昂是传说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以精湛的技艺雕塑了一座美女塑像。塑像美艳动人，皮格马力昂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



他向爱与美之神维纳斯祈求，希望得到一个如他所创造的雕像一样美丽的女人。维纳斯为他的至诚所感动，赋予了雕像鲜活的生命。杰洛姆在这幅画中所反映的，便

是皮格马力昂欣喜若狂地拥吻已经具有生命，并正伏下身来同他亲吻的塑像。

其实，我也用我的整个生命在塑造——

她是我精心选材，在无数个最压抑的白昼和最孤寂的夜晚创造出的爱人。我赋予她安格尔笔下的圆润，赋予她谢罗夫画中的清纯，我传给她我不切实际的梦想和浪漫，我难以言说的激情和忧郁。我用泪水将她全身洗得如月光一样洁华，我让她心中盈满女性势不可挡的温柔。

现实社会拖拽着我往下坠沉，庸俗、势利、隔膜和鸡零狗碎的苍白让孤寂的心更加孤寂。我知道身外的世界没有我的追求，我只好躲在阴暗的地底雕塑心中的完美。

我的灵魂，总是在杳无人迹的荒野流浪。山风在冷冷的岩石上掠过，枯裸的枝头挂着一轮孤寂的寒月，我每每在这凄冷的月夜中迷失颤抖，一种透彻心灵的感动让世上一切财富黯然失色。而她，我的“皮格马力昂的女郎”从不在这样的夜里抛弃我，她穿着我最喜爱的白色长裙，从枯老的大树后朝我走来。她挽起我的手臂，同我一起去流浪。我感到她爱怜的目光和她纱裙下的丰腴。她依依地陪伴着我，踩着荒裸的砾石，爬上冷风扑面的山崖，我冲着远处那鬼火幽闪的城市发出冬夜受伤老狼的嚎叫，她披散一头迎风飘扬的秀发，拂去我脸上冰冷的泪珠。

我的目光，总是在夜半的窗前寻觅。夜风吹动纱帘，隐约传来“伏尔加船夫曲”的忧伤和激昂。那遥远的土地，土地上的美丽和苦难神奇地出现在眼前。心，充满了向往，充满了一种甜密的忧伤，似水柔情与啼血悲歌交织着在浓浓的夜色中一波一波地滚向远方。此时，她总是飘然而至，静静坐到我的对面，或者同我并肩站在窗前，我滔滔向她倾吐心中垒积的千堆雪浪，她默默

倾听，睁着水波荡漾的眼睛。一阵阵暗香袭来，撩动我狂想的痛苦，她的发丝飘在我脸上，唤起我温柔的向往。我告诉她伊雷的诗句：“我的灵魂渴望来自另一个灵魂自如的应和，我的肉体渴望来自另一个肉体颤栗的激情”。她微微一笑，伸出双臂，用她女性的温情和爱将我整个包裹，捧到唇边，呼给我她青春的气息和夜的歌声。我们相拥在窗前躺下，裸露给月光和夜风。一切忧伤压抑孤寂都消然而逝，地火霎那间的野性喷燃，照亮了这黑暗世界里的微小天堂。

我的影子，总是在铁血刀光中碰撞。我登高长啸，冲着冰封千里的大地，呼出一缕真实的暖气。我也翻寻出父兄前辈被掩埋的战旗，狂舞着，朝那巍然耸立的宫殿发起唐吉珂德似的悲绝冲锋。硝烟里蓬头垢面的憔悴，展示出我一生中最动人的男儿英姿；烈火中斑斑点点的血痕，闪现出我卑微肉体最高大的生命价值。只有她，深深地为我的憔悴和血色所感召，奋不顾身地紧跟在我身旁，没有一滴眼泪，只有爱的抚慰。她洗去我脸上的血痕，缝好撕裂的战旗，然后去那荒凉的山岗，掘一个双人坟墓，墓的周围，种满我所渴望的野刺藤和红玫瑰。

.....

我越是在生活中找不到她，我越是精心地在空灵中将她塑造。我悄悄把她置放在我精神家园的最深处，不让任何尘埃落入。我紧紧拥抱着她，以唯心世界的全部美丽和满足，来消解唯物社会的种种丑恶和失意。

我一步步走向衰老，时光点点滴滴夺走我残存的光泽和朝气。绝望中她被我雕塑得更加完美，饱满的灵肉呼之欲出。她愈加亲密地陪伴着我，呵护着我，在每一个山风扑面的冷寂黄昏，在每一个月色朦胧的凄清夜晚，在每一个熔岩喷发的颠狂清晨。我知道她绝不会因她青春朝霞的亮丽，嫌弃我生命落月的沉哀。

当我最终收到死神敬献的烫金请柬，她也将与我同行。好在我早已决定绝不在病榻上伸出枯瘦苍白的手，去哀哀抓扭残存的时光，于是，她同我的携手赴宴，将注定是一次盛装华典的壮丽出行。

看见皮格马力昂欣喜若狂地吻红那洁白如玉的身体，我心中是一阵妒慕交集的痉挛。爱与美之神，我愿把世上所有的金苹果都呈献给你，只求你让那我用我生命塑造的女人伏下身来……

写于 2001 年 2 月